

到北大荒的第一年冬天,在七星河南岸修水利,我们知青被分配住在当地一个叫底窑的小村子里各个老乡家。我住一家跑腿子窝棚,东北话管单身汉叫做跑腿子。他的家空荡荡,除了一铺热炕和炕上的一个小炕桌,再有外屋连着炕的一个锅灶,没有其他的陈设。

他有四十多岁的样子,长得像头生犍子一样壮实,不大爱说话。那时候,知青住在谁家,每天晚上收工后的晚饭,就在谁家吃,最后统一给饭钱。他做饭很简单,没有什么好吃的,但有馒头、玉米粥,有酸菜、冻土豆,能吃饱肚子。盘腿坐在炕桌前吃饭的时候,他爱喝两口老酒,顺便给我也倒上一盅。没有什么下酒菜,他一般就着干辣椒下酒。一口辣椒一口酒,看着就辣得慌,他却非常享受,嘴唇沾着红红的辣椒末,一张嘴像在喷火。在北大荒,除了他就辣椒下酒,我没见过第二位。

这个小村处在一片原始次森林的边上,风景很幽美。老林子里什么树都有,最漂亮的是一片白桦林。觉得白桦林最漂亮,主要还是从书中得到的先入为主的印象。没来北大荒之前,看过林予的长篇小说《雁飞塞北》和林青的散文集《冰凌花》,还读过俄罗斯好多诗人的诗歌,他们都把白桦林写得美轮美奂,让我对白桦林充满向往和想象。在想象的作用力下,一切都染上了青春时节想入非非的色彩。

那时候,我喜欢写诗。记不清在俄罗斯哪位诗人那里看到他将诗写在白桦树皮上,心里特别向往,也想把自己的诗写在白桦树皮上,寄给远方的朋友,该会让朋友多么惊喜。那一年,我21岁。

收工早时,或歇工时,我一个人悄悄溜进林子里,寻找白桦林。积雪很厚,没过脚脖子,踩在脚下咯吱吱地像碎玻璃在响。白桦树皮很好从树上剥下来,有的已经干裂的口子,可以不用小刀,用手就能直接剥下来。不一会儿,就剥下好多,我选择了两块平整厚实的白桦树皮,带回跑腿子窝棚。那时候,我爱用鸵鸟牌天蓝色的墨水。天蓝色的诗句,抄写在洁白的白桦树皮上,一下子就洇开了,每一个字立刻像花朵绽开了花瓣,让那些字有些变形,变得不大像我写的,好像白桦树皮是个魔术师,让我写下的诗句变换了另一种模样粉墨登场。这让我觉得特别好玩,想象着寄到远方朋友那里,朋友看到后惊讶的表情,心里满是喜悦,忘却了修水利的辛苦和寒冷。

写好的那两块白桦树皮的诗笺,没过几天,竟然就萎缩了,干裂出好多大口子。别看北大荒室外朔风呼啸,天寒地冻,屋里却烧得很暖。那个跑腿子走过来,看到我手里拿着裂了好多大口子的两块白桦诗笺发呆,冷笑两声,没说什么,走出了屋子。那冷笑声中,明显带有几分嘲笑,天寒地冻的,还玩这种小把戏?

我又进林子剥下几块白桦树皮,在上面写好了诗,放在屋子的外面,让它们风干。但是,几次试验,还是失败了。离开了白桦树的树皮,还是裂开了口子,而且,脆薄得一碰就坏。

开春时分,七星河开化了,老林子回黄转绿了,大雁清亮地叫着飞过底窑的上空,修水利的活儿算告一段落了。最后一顿晚饭,跑腿子照例倒上酒,见我没吃,一下站了起来,跳下炕,走出了里屋。不一会儿回来了,手里拿着个东西,走过来递在我的手里:原来是一块白桦树皮。

他爬上炕,盘腿坐在炕桌前,指着白桦树皮对我说:你以前弄的那玩意儿不行,树皮一干就瘪犍子了,得让树皮带一点儿树肉才结实。

听他这么一说,我才注意到这块树皮确实厚一些,还发现上面油晃晃的,很光滑,便问他:你涂油了?他点点头:涂了一层桐油,它就不裂了。

我谢了他,一口咬下那根红红的干辣椒,喝了一口酒,辣得我的嗓子眼儿直喷火,不住地咳嗽。他呵呵大笑起来。第二天,大便时都是火辣辣的。

## 枕边书

□谢冕

我把阅读的书大体分为三类:架上书、案头书和枕边书。其间经常“亲密接触”的是后两种。我的案头书不少,“书似青山常乱叠”,但乱中有序。首先是一些必备的工具书,经常翻用的有《新华字典》《汉语成语小词典》《古汉语常用词词典》《英汉词典》以及《辞海》的相关分册等。当然也有如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等,也常置于手边最易翻到的地方。此即我所谓的案头书,是我从事文字工作的最得力的助手。

枕边书就不同了,严肃的阅读此刻不宜,因为是入睡前的“预备”。读小说劳神,诗太雅,有时牵肠挂肚,还费解。劳碌竟日,此时最好是一些可以让心情舒缓放松、让人愉悦的“闲书”。此时我特别拒绝那些专业的著作,不仅因为它往往“深奥”,而且因为那种刻板的“专业”让人心情不宁。做学问的人往往爱思考,而睡前的最佳状态是宁静,是“不思考”。不准确地说,枕边书好比是、也应该是“催眠书”,一种抚慰,或者一种享受。

我的枕边书带有被选择的随意性,并不恒常,也会有变化。因为生活在变,兴趣也会转移,书也会流动。但此类书因为是“被选择”的,所以也相对稳定。我此刻的床头,就有两本每晚睡前常翻的枕边书,一本是《世说新语》,一本是《闲情偶寄》。《世说新语》年代较远,是南朝宋的作品。《闲情偶寄》晚一些,为明末清初

李渔所著,距今也好几百年了。因为经常翻阅,置于床头已经很久了。

至于为什么是这两本而不是别样的书?简单地讲,因为前者是“世说”,后者是“闲情”。知人论世,偶寄闲情,人生难道不就是这两端吗?

这两本书大家都熟悉。先说《世说新语》,这是一本“集体创作”的笔记小说。临川王刘义庆是“主编”,应也是作者之一。它用非常简洁的文字,讲述东汉末年至晋初的世事人情,行文简洁,笔墨传神,把复杂的历史故事点染成俊逸的小品。特别迷人的是,它在“同框”比中对中臧否当日的风流人物,寥寥数语,便活画出那人的性情品行。或鄙薄,或嘉许,言简而意赅,散篇连环,似断非断,各自独立,构成了魏晋风情的绚丽乐章,此书内容繁富,一文一事,或一文多人,总是点到为止,不拖沓。好读,也不劳神。

《闲情偶寄》作者李笠翁,是一位才子,多才多艺。他集散文家、诗人、美学家、剧作家、戏剧理论家、评点家于一身。他以闲散的笔墨写真心情,他是热爱生活、也会生活的性情中人。他以审美的眼光穿透日常生活的细节和场面,举凡服饰、妆奁、居室、花木、厨艺等等,点化成了充满情趣的人生场景。读他的文字,想他的为人,令人忘记身边的烦恼与嘈杂,会把活着的每一天看成是一种享受。我读李渔,倾心于他的饱学与智慧,仿佛是遇到隔代知音。

## 一辆老车

□瑞新



那年,我在西北矿区买了一辆老旧面包车,专门用来在工地作业。

这车,不知是哪年的车,也不知跑了多少公里,反正我当时要求不高:能打着火,能上下矿坑就行。

由于老车动力损失严重,爬大坑全程只能一挡冲坡,注意,是冲坡不是爬坡——先经几十米的平路让车跑起来,高转速,一挡走起! 冲坡中途不能有超过3秒的松油,更不能减速。所以必须提前观察其他作业机械和渣车的运行情况,等来一个净空冲坡窗口,冲啊! 否则一旦中途有任何阻挡……只能空挡从坡上倒回平地,再等净空,再冲。

时间久了,其他工人看不下去,提醒我去换个离合片。行,换吧。好家伙,这下来劲了,老车可以直接在缓坡起步,冲坡仍是一挡,但明显感觉不吃力,稍缓一点的坡度还可以二挡起步——简直是完美的驾驶体验!

西北的冬天极冷,对这台老车最大的考验是每天早晨的发车。通常需要打超过5马才有概率打着火。这就会产生两个问题:

第一是启动马达过热,齿轮不能归位,打着打着启动马达就把自己卡死了。解决方案是宿舍里常备几个启动马达,不行就换。

第二个问题是电瓶亏电。本来天寒地冻,电瓶就不好用,再加上一直扭钥匙门,没几下电就没了,彻底没动静。解决方案是头一晚收工时刻意将车停在靠下坡的地方,万一第二天打火有困难就可以推下坡,边溜车边打火……我太难了!

旧车的普遍问题是烧机油,矿区尘土又多,空滤几天不吹就严重积灰,更加重了烧机油。

终于在某个中午,老车精疲力竭地停在了半坡。缺机油,爆瓦,得换四配套(编者注:汽车发动机的活塞、气缸套、活塞环、活塞销),或者干脆换个发动机。由于当时临近春节放假,我就将老车留在修理厂,想着节后开工再修。

不料节后,我从西北转战西南,那车居然被修理厂的伙计拆了……

常常回想那车,其实,它坑人的地方还很多。比如,它驾驶室座椅是用那种类似书包上的扣儿,扣在某处的。长期的颠簸和摩擦使得这扣儿居然在行驶中断了,而且还是在我冲坡的时候。当时,我正开车高转速向上冲,突然,扣儿一断,我整个人向后仰翻过去! 幸好副驾的工人师傅眼疾手快,一把将我薅起,我惊慌中稳住了方向盘……

然而,如果那个春节后我回到西北,我肯定还会去修它,让它继续驰骋! 那辆老车带来的驾驶感受,是我在城市生活中开车多年不曾体验过的。

好比儿时的一个玩具熊,虽然经过多次的缝缝补补,但你依然会把它放在枕边,分享你香甜的梦境,或者陪伴你度过噩梦醒来后难熬的午夜。

### 大家V微语

## 分期付款

□刘墉

●分期治学要比分期付款更划得来。

●可是现在有许多人,只知以分期付款来买昂贵的东西,却不知以分期治学来求高深的知识;从不嫌分期付款买的东西贵,却要喊:“这本书太厚了,我读不完。”“那样东西太难了,我学不会。”

●这岂不是很滑稽吗?

## 酵母

□尤今

一日,同事烘了桂皮面包带来办公室让大家品尝。面包呈可爱的螺旋形,金光灿烂,让人一见钟情。快乐地吃它,质地柔软而细致,宛如吞食云絮,而镶嵌在面包里那种奇特的桂皮香,又让味蕾惊艳。

回家后,如法炮制。

将酵母加入温水中,再与适量的砂糖、牛油、蛋液、牛奶、细盐和面粉混合,置入大盆中,密密地盖着,静待发酵。平生第一次尝试做面包,心情亢奋,每隔几分钟便把盖子掀起来,细细审视酵母发酵的情况。

说也奇怪,一个小时过后,面团始终不曾一如期待般大起大发,只是稍稍撑高一点儿罢了;再耐心地等,在等待期间,频频揭盖审视,时间到了,却仍然没有什么进展。这时,明知有些环节出了问题,可是,骑虎难下,只好硬着头皮把那“结实”的面团搓成一小块一小块的,送进烘炉里。烘焙出来的成品(绝对不敢说那是面包),惨不忍睹,桂皮粉斑斑驳驳的全浮在表皮上,好似发霉了,有的还张着多个裂口,恶形恶状的。

把这一堆奇形怪状的东西拿去

和同事“分享”,有位同事在取食时不慎掉落在桌上,“砰”地发出一声巨响,大家连忙查看它究竟有没有把桌面打裂了。自此,各种绰号倾巢而出:什么石头面包啦、音乐面包啦、变种面包啦,嘻哈绝倒,乐不可支,个个把一己的快乐建在我的痛苦上。

痛定思痛,面壁思过。

有同事推断问题出在酵母上。他拈着一小包酵母,条分缕析地指出:密封在内的这些单细胞霉菌,其实还是活生生的,只不过是暂时“风干”在真空包装而已,只要给它水分、氧气、糖,它便会立刻复活而大量繁殖,而当它与糖发生化学作用时,便会产生酒精和二氧化碳,酿酒需要酒精而做面包则需要二氧化碳。性格幽默的他促狭地表示:一定是在酵母酝酿发酵的过程里多次揭盖偷窥而触怒了它,它因此而罢工,给我难堪。

啊,酵母也和人一样,有着不容他人亵渎的尊严的。唉,“疑人不用,用人不疑”是千古不渝的真理啊!

“对不起!”我默默地在心里向酵母道歉。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孙泽锋  
一版编辑:赫巍利  
一版美编:冯漫图  
编:王泰舒

零售  
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